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十九目錄

書

答陳令威書

與孫曾彥書

鹿忠節公集卷十九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與岳石梁書

樞相初任東事而號翁臺助之總從國家起見彼時人疑樞相爲附浙也以去翁臺者併去師相轉盼變局而此時人復疑樞相爲附東也以除彼時人者併除樞相樞相自笑不東不浙兩無著脚爲今爲昔總成背時斯言也翁臺聞之亦當笑而涕繼之矣請一覲天顏而不可得翁臺遽訝其別有機彀詎知入春

以來愈出愈奇哉矰弋罻羅百倍於翁臺任薊時新
夏稍定則猶有天耳一向所患同室之干戈助敵自
攻樞相徘徊浩歎苦之久矣安得同心如翁臺者與
相周旋耶東山之出想不棄舊遊也

答岳石梁書

前短札奉復不能循往來格式翁臺果不督過再賜
手書且雅意體物公事相質之時捐去簠簋只此一
端亦世局中必不肯釋然者翁臺之相信不以纖爲
非人也扇頭佳韻感慨淋漓讀至榆關未許泥丸塞

二語按劍太息此方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宗繼雖腐儒竊附知音至於愛我之過遂辱昌黎翁臺善謔不虐繼而虐昌黎也前祝修武穆之業當是時有翁臺做眞武穆不妨容繼作假昌黎亟欲步韻而昌黎文高八代詩每爲人所短索性效之聞旆旌指關諸惟面悉

與孫楚惟書

昨閱雄武營全中者三十八人且一連全中者七八全鎭鎗手此爲最上相公奬賞其官鼓舞妙術也然

即各營之每致憾於寧武營之搶先也則激厲各營寧武有力焉蓋營房則自雇車輛搶運木植教火器則全占教師苦留多住即各營原該三眼鎗五百而今皆未滿三百獨寧武四百二十桿也論先論多寧武皆有似宜並行奬賞以示鼓舞特與親丈商之如不大謬乞啓相公施行

答孫楚惟書

連捧手教眞如面談老師以國事爲家事老親翁就家事做國事斟酌身世字字肯綮所稱平忌者之疑

殷望者之情從來救世豪傑想都有此作用老師已迪發三疏以漸而深彼氏之子作何應法庸險愚横固魔障君子不辭獨居小人然儻非氣運式微畢竟也自下低著授人以隙仔細看來還非上等小人其收權太驟火候未到便摘生瓜遂致紛紜至使王言如辨揭手脚忙亂弟敢就大札迴紋讀之曰險而庸横而愚行見其敗也又嘗見無才小人其柔媚時猶是他旺運到得忽然殭陽便是他衰運葢物失其常則敗小人失小人之常故也故事關國家有大氣運

爲主君子與小人相薄相盪於氣運之中而小人往往作洗發君子之波瀾向使不遇小人則無轉折不止本色無自昭揭抑且精神或不翕聚小人可稱自污以成君子特其心實未然爲造物所弄耳弟只以聖上之專任老師卜國家氣運之隆遂决小人者無能爲也此似無柰小人何而求出脫之理以稍潑心火其實理不外是老親丈連以松蘿賜熱腸人有時火從心起即取佳惠細嚼之氣漸平汗微出所謂不平事盡自毛孔散誠非誑語則老親丈視弟之言當

歌耶當哭耶丹心一點兩地共之

與張見立書

弟孤蹤僻韻夢魂不到淸通之座且隨相公赴關相公一日在師中弟卽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悃款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閒爲共憂共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仁兄知我幾曾會說體面話卽再有齒及者爲我謝曰鹿生癡人未出門時已稟命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而作回頭想使其至此果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取於此等人而稱之

與葉問義書

老哥到關弟以任府不便出訪即出訪又未遇復不能久候而遄還也惟是面可以不會話不可不講請以筆爲舌王堂翁此番又引邊外七十人入水關春初會如此關人以爲從來未有談之者閉目搖首猶云偶然耳今次則爲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老哥豈不聞耶夫撫邊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撫不撫爲仇猶隔藩籬引入關內遂窺室家岌岌乎殆哉弟書生不習邊事但聞邊人言從前撫邊大臣

不與見委其事於邊堡神將神將盛張威儀引至堂
下講折磤有威儀斷不輕添一物即彼苦求亦折以
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爲天上人不可得見
神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隱若陽使俛首以就
縧縱迄至大臣自與彼講而底蘊露矣彼之要挾無
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大臣自謂控馭
妙術弄諸掌上而孺子弄影爲影所弄得無似之惟
大臣必自與彼講己不敢遂出遂不得不引之深入
其窺偵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王堂

翁自喜擅長在此不難引入水關他日關有不可知之事且於己無與是關而能保則撫者分功不保則撫者不分罪其自爲可稱兩利但於國家不利且弟復問王堂翁此番大爲逃將造福此逃將者既有任怨之人自當有任德之人理無足怪老哥以爲何如

與劉方壺書

年臺擢大廷尉而弟不能以一使賀既有西河之痛而復不能以一使弔豈情也哉幕府規模如此年臺不啻過而佳儀佳刻種種爲不報之施弟在此不敢

受人一毛而不敢以例雅誼即無可報惟偃然受之
爾師相經營遼事屯守已到寧遠前哨已及三岔西
受約束不敢闌入東亦藉地自守以河為界而我之
將士鼓舞於師相之恩威窮脫其畏敵之胎漸壯其
克敵之膽蓋遼事之難爲只在戰士心寒於屢敗師
相三年專用工夫於此所謂實實算竟局之著數虛
虛提全鎮之精神者今乃見其端矣晝夜拮据無一
念不在復遼無一事不爲復遼遼一日未復食能一
日下咽耶特爲事機不遠事體非輕閫外之進止最

忌宣泄而朝中之議論更苦紛紜欲見上面陳之而
從舉大事乃疑者以爲欲據中書堂也咄咄許由果
竊皮冠者歟新政初行抑揄更甚邊人遂有承望風
旨以排恢復之議者以文吏則事外之生手硬攙以
武官則營中之驍將連摘是何異於助敵自攻耶夫
以天大重擔向苦無人著肩既有肩之者乃不來幫
扶反相齟齬又頓忘事急時之情狀以事緩而遂視
擔擔之人爲無味年臺所稱處堂之燕眞可下憂天
之淚耳弟即豎儒爲國事到此眼見有復邊之機心

恨不欲復遼之人不減於年臺之念維桑也叨叨無次

與劉方壺書

樞相遠㬥臣一疏聞同鄉長者有疑言是未細按疏中語意也弟處幕中此情最悉敢再爲直解夫㬥臣之棄遼而歸咆哮都門人莫可如何卽當國者不敢訟言執之彼固曰舍我無人守關也人亦曰執彼無人可代也而竟執之以付司敗者非決於高陽之一語耶㬥臣大哭語所親曰我今落在高陽手裏此人

所共聞也纍臣無日不爲脫纍計舍關事別無題目而樞相當關經營遼土步步荒涼皆楚人一炬所致從頭收拾重開草昧固自爲社稷計當然初非有意與棄遼者相形而纍臣大恐以爲復遼事漸成則棄遼罪莫解人所爲厚國之藩垣者彼以爲固己之罪案遂百計以破恢復之事必欲使遼受不可復之名關現未易守之勢而後大翻身整舊案也其氛甚惡其黨實繁抵死以與邊人爲難言路則倡而即和揆席則呼而立應年臺試柴年來之條陳與票擬其把

持牽制線索自明樞相苦之極矣殺之不能遂求遠之蓋是時如祇爲一身計直行己意自是綽然求濟國事則大有商量在但得肘不旁掣掣兩河以還報吾君即心所欲殺使得緩死亦無不可況以中外所不能殺之人而徒認欲殺之名於己使其畢力以撓恢復之事忠於國計者當何如處耶樞相苦心苦語具在疏中而所最得意者又在待事平再議之明旨纍臣向謂遼事平則死莫解今則遼事平而後死可解不得不轉其幸敗之心爲幸成恢復其無撓乎至

於人情之有恩怨世局之有反覆固非身任危邊者所暇計也此語可爲年臺道耳

與劉方壺書

徐恆山之無愧爲漁陽太守也得年臺數語當品格於兩間卽徒步歸田固甘之爾夫以肩重擔之樞相欲培養一人以爲榆關後勁而不可得尙何言哉時事驚心不獨此車營驍將所恃爲渡河前驅者一疏而摘其二廠衛之使復絡繹關門如此地方而撓亂接踵邊人救過不遑何以辦敵年臺悉其情否

答劉方壺書

遠承密囑敢不切心年臺之所指於樞相者原是公言然樞相之微意樞相既不自言卽堂以下門以外便不能解況在數百里外乎弟日待樞相頗窺其意去冬關上百凡未備而制臺自開撫邊之局只得令其自完之蓋事之始末各有歸著年臺從容觀之其意自見至於江鎮不勝其任固未待大疏之及而先已調馬尤二帥到關意可知也危關日日緊防大將替身未到有不容不少待者非姑試姑留爲兒戲也

分營乘障强半南兵而為守為戰非勁卒數萬無以供奇正之用遼人皆知難恃三輔又苦無兵不得不抽於各鎮閫撫擬三萬五萬樞相難之不求多只求精合八鎮而共調一萬二千之數今陸續到矣此不得不然之事而已細經商度非漫然行者若夫各將部署已稱一新舊弁留用十之一二憐才使過幾煩推敲矣去冬營房尚少諸軍猶有擾居民者勢使然也今春五部增造營房指日落成民居其盡淸乎然關城近日居民甚夥男婦往來景象勝昔可喜也此

等事端即具委情即傳形略不咀嚼且可硬坐況其
標本相權明暗互用良工心苦有可令鬼神泣難以
影響尋者乎大率天下事未易言執煞直徑便非經
綸手段弟生平極肯講直徑道理者迨學更事變態
錯出有時是反成非深反類淺而後憮然自失故於
樞相舉動屢進質疑乃知韓公原自有說耳雖然事
在樞相者微而可會久而自明無賴人爲註腳弟之
所讀密札而心驚者論新鎮數語也弟日與周旋悉
其肝膽直可爲文大臣不當以武弁論也器識甚遠

經畫甚長豈徒有其表者使盡其才自可辦東事此是樞關得力處此是樞相具眼處渠日討軍實而訓之奚暇替舊鎮修隙且軍民之感人有同聲仇視者得之乎大約關上人心共歸大將有不悅者撫臺之左右數輩耳亦人所共知也使此數輩果得遂其簧鼓之術馬帥一搖而國事去矣關係不小不容不爲年臺盡之弟固知年臺之能受盡言也

答趙靑城書

捧讀手書頓發深省渾是遼伯玉知非一段公案吾

輩立世但能事事自己照對討箇明白是處如何是
不徒付瞎合非處如何非不虛托引告則眞性自然
常得出頭便是求自慊的正路弟幼讀先正語錄粗
欲立志而工夫不實所謂鞭辟近裏四字全欠以致
顚毛種種殊無進益忽得翁丈一提舊景戚戚然復
動是翁丈大造我也不有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
鼻香今想翁丈政在梅花香境界併挈我凡骨亦有
仙意弟嘗謂貴同年孫鍾元年少於我聞道先於我
里居咫尺晨夕受益今行役旋歸復以望氣而識人

龍入行娓娓儼然語錄讀罷珍藏旋出展玩反覆不能去手逢人不覺在口是何龍虎榜有兩大賢而弟俱受其益自喜自矜有福人也清惠一一先嘗以稱尊意歸途未知能登堂否蓋隨相國屬車之後不敢另爲行止容再籌之

答康博士書

承諭敢不效力然弟一向絕未曾於關城將吏處輕送一人蓋幕中司官送人到各衙門是自作囑託之倆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横鶩於各衙門人避投鼠之

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故事若小而所關甚大特求用者匿其本情只以輕省話頭來誑吾輩哄得到手遂不可問那時吾輩反爲所持矣近來關城亦有一二類此者弟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乎恐兄丈至誠爲人所誑故縷縷以告

與諸總戎書

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諸君屢以此相遺也不佞從來不做虛頭事說撇淸話諸君堅不肯相信奈何佳儀並帖完上

答張泰宇書

幕中傾蓋聽長者沁骨之談直撥開當世重重雲霧迄今几案枝巢猶帶真人餘氣弟亦自謂當是時爲眞君子知音須儂弟一屈指也深荷大札益認熱腸葢師相欲蓄王世忠於年前脫自己袍著之彼時廣寧失守而師相遠猷已打算著數特兵陰道也不欲先泄而今則時至矣雖然心師相之心者似翁丈幾人哉揶揄王世忠者卽同室之人其機彀可畏可慮師相於此良工心苦可泣鬼神欲從欲逆兩屬未便

而後師相之妙用始見卽安排項蘭齋亦自有深意大約事至於此無可他說只曰天祚我明必成此事而已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與白惠風書

人情常覿面卽千秋人物亦不爲驚而每於別後追憶地愈遠情愈近則年兄今日之事是也以一人就三軍易以三軍就一人難壯哉旨哉日月幾何難易欲作殊觀乎且今日之榆關比年兄初到之榆關其難易何如則扇頭俚句卽未敢於詩有當而於年兄

本色有當也還朝尚未定期臨筆神往

與楊扶寰書

別年兄一年矣累月之思當不待言而事在緊急不暇寒溫則目前關事共憂餉絕郭寅丈來弟迫而問之乃知外解未到委官坐待也嗟嗟此病弟所親身嘗親眼見管庫時曾叫號於堂翁復呼籲於聖上與文弱兄講求道理莫過於嚴參罰一節遼餉加派不多郡縣果急奉公自能接濟只為參罰不嚴相率捱延榆關何地師相駐節於此日訓軍實而忽告餉絕

年兄思之此豈小關係乎目前命脈莫急於足軍與
目前道理莫急於嚴參罰如堂翁狃情面我輩當以
一官爭之弟憶當日略嚴參罰而河南四十一萬車
軸相摩而至文弱兄曾飛告弟曰甫一行法而方伯
急公至是安見天下事不可爲也則今日之事在年
兄矣弟再與年兄深討堂翁如不肯任怨卽行參罰
如不能處一二方伯郡守終不濟事當力與餉院言
之藉其風采以警人心至要至要至急至急

答高佐擊書

前年邂逅已識英雄苟可自效推轂豈待他人從史而僕深居幕中不私見一將吏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師相之位置幕官者即所以愛之安之僕輩稍有知識敢自越局乎門下試思使幕官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係某幕官明日用一將係某幕官尙成事體否不獨此也舊撫以好用其素所知厚之人而掛物議師相初曉譬再四彼不聽而敗又況門下明係桑梓易嫌瓜李乎僕生平不敢作違心語不敢作誤人事故自述

其不能之狀如此至於門下原係舊將與新投諸人不同或自有效用道理當事者或應有超用道理惟門下自擇便而行之勿泥僕之說以詞害意則善矣

與郭蒼林書

昨承面教即以入告師相固心嘉老寅翁爲冰雪腸霹靂手也即各衙門事體或有參差而諸公總期於求一是師相正借以執兩端師相云餉使手本已批行鎮道而鎮道不敢辨者發揮明也至府廳諸公於老寅翁卑尊相承自有定體老寅翁亦豈眞欲執各

廳使日僕僕庭下哉近日朴責不過委官又未始非因公事下程之說可供胡盧師相處未聞人造此語又豈有師相而自以諂語幫之者寅翁可勿疑也大約師相折衷天下事而非主先入之見調劑士君子而不聽細人之言世俗所稱朝三暮四背前面後萬萬無之鹽糧一節師相稔聞其故蓋白惠風在此曾大發明而非起於山石道也七錢二兩雖有成議未愜人心國商兩利乃可耳此議專以利商遂至虧國故白惠風不收原爲國家惜課且併爲自己遠嫌既

係商人討便宜則形跡當避也事有關係安危而又別無騰轉者則信心不必顧跡若無緊關係而有別商量必欲拂人議何以明己心則跡與心又當合看耳寅翁具文請於師相當有所以處之此師相極知寅翁極愛寅翁欲覓寅翁之大用而且爲參酌且爲保護旅見不便多講寅翁或獨見一番當悉師相之用心當爲終身之得力也弟忝知深直致其說如此

與閻浮檀書

遼撫有何受享而吠聲者求多於先生及師相有西

用西之說而人始曰遼撫非人所樂就豈其在北則樂就在西則强迫歟吾儕北人直恁好事是可付一笑矣先生不辯最高水淸石見於先生何損焉寧遠覺華之事卽未敢易言而師相在此著著已漸圖之特師相沈幾不大聲色耳兵陰象也以陽用之則敗先生亮已得於言外矣屈指做來試看排覺華之議者合內愧否而先生之不辯也所謂天不言自高也拈筆低回如見顏色

答陳雪灘書

兩奉翰教具悉爲國薦賢盛意既經品題定屬干城然弟未敢輕見者幕中年餘至未私延一將幕僚數輩使用人之事而可須其弊有難言者即眞知其材亦只得聽當事者公道收之何敢明白示以徑也事體在關城耳目衆多如雲如雨誰不盼盼然聰捷徑無柰以落莫鎮之自負癡心始終無間而彼此異地難以槪施想翁丈能亮之也

答茅止生書

曾於徐老師口中聞足下名於佳刻中見足下才於

楊允諧耿樸公坐中見足下面於宋獻孺山海道中詳足下近況而今復親接尺書曩爲識荆今則投分矣足下天下才也胸中兵甲筆底風雲即一刀札無不頓挫跌宕令人心折復令人魂搖僕雖腐儒曼聲讀之唾壺碎矣天生才必有用才如足下而肘不懸斗大印無是理司馬相公知足下之深而不以斗大印相付無是情然必再爲躊躇者非過爲鄭重也愛足下而代爲謀之忠也足下才富年富將來無窮建樹有心者寶之護之以需其機緣之自湊也足下自

於言外得之獨僕恨不得卽侍人龍爲介介爾代書
耆病自拈禿穎深愧不莊

與徐恒山書

船事固知台臺自任必自緊所以丁寧者恐台臺不
知進取之期近也事成未易猝辦然不遇難事無以
見有心人之拮据趙守備六船或亦過求精緻且作
用間有揶揄耳老父母旣有字與袁自如渠必有說
以處此弟可從容緩頰未必卽於今徑代爲告滅也
何也在袁道則可在弟則不可地使然也老父母只

是盡力做去我之力盡師相亦必無過求之理然弟則望老父母於此難處之事比別人多做得幾分纔不枉師相提挈之意常想古人每於極難事有巧法嗟咄立辦執法不是法試博謀苦想或亦可別生路數分頭做之乎弟書生之言非敢謂有當聊以附起予之義何如何如開平趙春元素以急公之誼擅名鄉邦弟雅重之如此等人或亦可以託心可以畫策否

答徐恒山書

弟躑躅自策從師相於嶺雲島月之閒殊不覺疲蓋
與諸將吏同在鼓舞中而且馬上行吟不覺成帙自
謂詩中有史當爲東征紀事也以師相急於爲社稷
圖安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
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危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
可知已老父母至愛情見乎辭炒栗剝桃細嚼故人
之惠邊聲入座塞鳥窺人遙憶孤竹君在二三百里
外徵覺異香拂袖此或公餘相念時乎使旋附謝不
盡欲言

與王坦山書

老公祖之南而物論譁然不平葢士民實有尸且其口衆造謗者以勢寡而避之前事乃愈明弟竊聆輿論慶人心之未盡死恨未繇縮地一對老公祖悉其狀每遇南來客輒訊其識道貌否近乃得之於止生茅兄略陳近況固一一是坦山先生本色且言重門洞開絕不承行反扃舊規因鼓掌快即此一節亦見全體又姤茅兄侍鄰席醉酒飽德弟獨無分窺門牆分餘瀝一匕箸也平素恥修寒溫豈反施於有道然

既遇便鴻覺其不容已於一候起居固與世俗寒溫似之而非者至於遼事實食息以之亦不敢以告蓋兵固難言即樞相畀有言而可言者皆非其至者也樞相屬請覲上面議邊事而疑其脫卸不即許夫此事惟苦人之不肯任不能任既有人肯任能任而又不能信揶揄之端已屢見矣天下事尚可言哉總之事至於今樞相既以身任安危弟輩即以身共患難遼復朝天有日未復還闕無期樞相每舉此語弟輩併示諸將春明即赴寧遠矣老公祖於邸報中細味

語意得無慨任事之難嘆同心之寡爲榆塞征人一
入夢思耶方切戒語忽又叨叨

答郭金谿書

承諭王父母事自是地方公莅弟有何不亮年兄乃
矢日耶至於別箋娓娓無非貢人本色然如祇以對
弟言又何妨儻必欲申此說弟何敢漫以負商確之
意乎弟原以直腸附交末初亦謂一直足盡天下事
迨歷世務備嘗人情事勢之變態始信莊生所論曾
國之儒一人千變萬轉而不可窮眞善形容孔子之

直者便可作人生也直註疏於是不敢易言天下事以事之中有事也不敢輕論天下人以人之中有人也而論人與事於此地尤未易言各有欲翻之舊案各有欲護之殘局各有迷人之雲霧大要有意造言與隨聲附和者均足以淆視聽而起波瀾願年兄深察之也所稱徐公祖王父母自是確論蓋郡縣之事易知守令之才易見也至於邊事則當別論札中諸君子閣可專任乎張可即撫乎王可徑釋乎毛可認眞乎收遼人另有奇策乎結西人尙有遺力乎此無

難見而年兄猶未免循影響也且年兄有所急欲釋又有所急欲殺而不自知其欲爲欲釋之人地者反爲欲殺之人地何也此釋則彼不得獨繫所謂事之中有事年兄未之思也關門諸弁耳而目之熟矣札中所列原屬可用而必曰不次之擢曰可以重用則材略勝此者尚多徐應垣略似有膽智則猶人而以爲智足過矣韓魏公以膽自許又謂入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則膽智原非二物今天下誰其人哉師相身任東事其算竟局之著數於絲棼鼎沸之時一眼

到底不減淮陰登壇隆中抵掌而其提全鎭之精神者寓緊於鬆寓明於晦寓遠於近脫胎換骨而人不驚所稱膽智此其人歟使師相不在師中而天下事之去久矣年兄好論膽智前時曾以稱閻鳳老而以介直無私稱師相是全未知師相者師相原不易知年兄又據傳聞循影響使作用而令途人可知又安在其爲兵機爲將略也弟玩年兄語意於此中事情都似未晰忝在深交不敢不以正對近者答友人書頗發此意併錄上

答陳令威書

弟乃於此地逢年兄也然聖主憂辱之時而有具肝膽如年兄者又安得不於此地逢弟也今天下何處不苦繁文何事不成虛套獨山海略簡近實蓋剝落之後天根始復各有職掌惟日不足即好事者到此非力苦於無暇亦意闌於寡和耳如貴衙門尤事之極簡者年兄當以亭亭物表助元老之精神肅三軍之氣色使素餐幕僚得以世誼引重英雄榮施多矣草復不盡引領著鞭

與孫魯彥書

老師丹衷石畫軼范駕韓軍中兩年又巧生於熟弟從旁偶窺閒得一斑每謂此中操縱緩急無不曲盡事體深中人情但幸中朝無助敵自攻者復全遼猶運掌耳至於弟原以君父之急從老師於行間何嘗有意好官而求全者且有捷徑之疑欲釋此疑無別法只恃老師知我始終莫討美官使成就得一箇恬字榮於九遷矣老親丈必以爲然

鹿忠節公集卷二十目錄

書

鹿忠節公集卷二十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上葉相公書

竊惟邊疆之壞繇於債帥之墮軍實債而帥繇於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狥諸貴人之情繇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慇懃職方而不可爲則邊事終不可爲然職安意此時職方之或可爲也蓋謂遼東喪其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卽有吾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

人亦必爲自己性命權讓職方之秉公而訑意其不然也職方氏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淚流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孳詬辱數月以來正路已通旁路已窮而旁路之岐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罰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而屢變此督撫之咨所繇來也斟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以求勝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而善鑽諸棍

鼓掌彈冠謂不出吾彀中矣竊竟老師票擬之意明知司官非敢違阻姑爲責備之語以爲行邊本兵存體面耳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假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迕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且總督之咨從者過半其所不從各自有說司官稟呈堂官而行之堂帖具在可告天下何名違阻言莫弖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耶在不

違阻耶彼未用諸弁從前之歷履較然此時之線索顯然國事至此再禁幾番使貪幾人使詐中外諸貴人苟有一念眞憐國家陷沒之封疆荼毒之赤子當共窮此諸棍之路而乃爲之抵死出力與職方爭勝耶夫司官稟承堂官者也責在司官意違堂官此時堂司相與有成各具肝膽各負氣節即奉此旨豈肯喪其所守諸棍亦逆知堂司之必不以一官易其所守特欲借嚇司官者傾堂官使堂司去一則局可破而爲所欲爲耳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給薪水之

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自不罷手
不去職方不止然職方去而鑽刺者便請託者便即
於職方亦何所不便多事之時羽書如飛徵調推補
百務塡委職方一身畢力擔當夙夜在署精神勞瘁
形容瘦削而以奉公一念遍結讐敵倘獲釋擔何等
身輕特此職方去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
不便耳國家之便在奉公而人臣之便在營私公私
兩途自有難易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之人不急爲護
持以勸羣吏反左袒諸鑽刺者而揶揄職方幾何不

冷人心而長邪氣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僨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做其大端有二一曰賣法喪師失律全不問罪一曰賣官大將偏裨各有定價而總之成其賣國世不乏能買而難以買不賣之主今之不賣者誰哉諺有云斧打鑿鑿入木職方木也誰處其斧誰爲之鑿機括相逼卽欲不賣者亦有不容不賣之勢不思法賣矣官賣矣而國旣賣之

日其家安厝豈伏乞老師破難破之情而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為一司官明職掌也敢披瀝陳之唯老師留意焉

上葉相公書

某同武庫司主事杜應芳奉督師相公委催軍需在戶在兵在京營在太僕者已蒙諸老先生應之如響私自慶幸可還報督師相公不悞東方機宜也獨軍器種種在工部給發者十餘日來尚屬杳然在廠者

未見束裝在庫者未聞移劄某等僕僕催討憂心如焚昨聞有具題之數廠發弩弓五百張弩箭五萬枝鉛子十萬斤戊字庫發盔一萬頂鐵甲一萬副腰刀一萬五千把大梢弓九千張大箭十萬枝而止令人惶惑夫督師相公所討之數疏咨具在某等到京即詢廠中所有面知有鉛子可足斤數盔八千頂甲六千副腰刀六千把大弓一百八十張堪修者五千箭十萬枝弩弓五百弩箭五萬枝夾杆銃五千三號雙頭銃一千四號雙頭銃一千砲五百面指定在廠者

爲給發更以在庫者爲補湊庶於原數可完於急需不悞今聞部題若此是見有之物明明扃鐍不發且原討之數明明裁減過半也如以爲留備都中之用亦當權緩急之宜先儘見在者應關上續以再造者備都中一爲變通兩不躭悞且措辦十萬金原奉明旨執稱匱乏未措分毫夫原乏之金錢卽不敢强原有之軍需何又過靳大率借重根本之說以支離東事亦思除定東方之外無以善護都中乎督師相公遣職等來政慮差人易於隔絕移文或成支吾特命

面當事者口致急迫之情詎意職等不稱任使雖面懇而隔絕如故雖守催而支吾如故乎肥瘠秦越若非共濟之舟涕淚號呼誰念無衣之賦軍需旣悮東事柰何當事者儻一回念督師相公爲何事而請自不委諸草莽職等爲何事而來當不罪其聒瀆也伏乞老師移字於陳老先生如原討之數速爲給發揀選精堅勿以朽鈍充數東事可以不悮職等可以無言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上葉相公書

門生所稟蓋聞陳老先生不肯發廠中見有之軍器非專以內府論也陳老先生何不提廠中物祇言內府乎味勿急遽急亦難辦之語門生之得罪於陳老先生者深矣然原請發其見有原非遽以難辦原稟詞意自明惟陳老先生留神一簡之其或陳老先生原已盡發廠中之見有更以未完之數取足於內府而門生誤聞不發廠物遂爾多口未可知然門生癡腸不能頓徹於陳老先生而素悉於老師則今日之叨叨如果出誤聞是門生之罪也而東事之幸也死

且甘之矣無任激切之至

上韓相公書

職等所催軍需京營馬三千五百匹面承朱老先生
計議以銀五萬二三千餘兩作馬價聽榆關差官自買
深爲便利又計榆關一向買馬則例十八兩一匹蓋
市口馬價之外更有盤費草料與稅銀之費也今發
銀五萬二千餘兩一匹止作十五兩以十八兩則例
尚欠三兩目今太僕寺設有京營馬匹待解到折色
再補一萬五百兩爲盤費草料稅銀等項仍各每匹

十八兩之數夫車營借助於京營邊腹聯爲同體折色復還爲本色通變妙於不窮旣經三思不煩再議懇乞台臺念檢關緊急之需成京營變通之美使蚤得俞旨以便遵行疆塲幸甚軍國幸甚

上孫相公書

職等到京遍謁當事者口傳台命無不一一響應兵部七萬戸部七萬太僕寺馬三千一百俱已題發戸部復有十萬約在七月中旬可到京營馬三千五百匹面承朱老先生計議每匹發馬價十五兩共五萬

二千餘兩即時題發職等初以未合一向十八兩之數再以商確又恐挨時悞事多不如速因擅諾之其銀鞘裝畢又念其遲到關上再爲遣發不如差官到京就便運貫謹此飛報伏候台裁工部軍需金錢挑擲匱乏軍器祇應少半頗費唇舌尚未確奪容另報

上孫相公書

京營五萬二千五百之銀即於陳旗鼓到日兌發蓋兌銀在十五日十六日午前出門至十八日燈下忽奉台命則此銀已將抵宣鎮矣再四躊躕銀已去而

復追既難爲力於京營馬既買而復討又難置辭於
冏寺不如且照前行更爲淸楚卽欲有借討不妨作
二次行之庶乎事不粘滯而各衙門易於奉行也因
止齋本官留本未上非敢輕爲專擅實詳酌其權宜
原本齎回職等已於十八日辭朝二十日起身回關
先此具稟

上孫相公書

李生來披示鼎札春溫之氣病骨欲蘇詢知老師起
居佳勝手額稱慶每念老師素原無病病從塞下得

既脫塞下自爾霍然門生前原耽病往後復帶病歸
只好强之性恥爲病困畧可支撑卽作據鞍狀然亦
時復困憊近稍知懲矣惟是宮牆之戀寤寐恆切誠
知師命西山之入有時尚能偃僂爲奚童伴想比十
三山之往大自從容也三年十月十三日之詩爲某
詠而未以示某業製錦囊以俟老師諸稿鐫完多時
乞每種賜二部蓋欲一置案頭一藏櫝中以老師提
誨無已故敢倂請恭譯題楹十四字不減半部論語
某何人斯敢爲優孟然不敢不拜賜矣臨楮無任依

依

上孫相公書

門生賤體比前畧愈而蹣跚之步以點朝班尚覺其難家居藉庇眠食漸復憂旱得雨色動田疇遂忘疣頭有久壓之部檄也然繼覩此尚不足當雞肋當是時果有以世法相尼者適相成爾止生詮次老師督師大略已成帙然老師自己事惟自己心自己口自己手乃無不了了一假門下士便有所未盡匪獨耳目多所遺忘深心遠志原非淺衷所能盡測須老師

盡情筆削庶可成不朽之業夫兵事當爲後法非關有激而云也老師豈以爲不然

上孫相公書

太倉之謊久假不歸長山之辣愈出愈奇而其所以至此者老師當事任而不自敘遂使天下眞以爲無功被誣謗而不自明遂使天下眞以爲有罪市虎三至能不投杼乎夫老師督師事業總用金錢而金錢百五十萬有功則爲功無功卽爲罪原不能做無功無罪之人老師從來只嫌於自敘三年辛苦不曾有

幾種書冊傳布搢紳間漸丢漸冷久而若無遂使有賴功者人賴矣猶不自言則賴者非賴功既被人賴則罪即自我當其有今日勢所必至老師初豈見不及此特以爲事實在邊疆必不容涵賴天理在人心必不盡澌滅而今乃有出於常理常情之外者老師想亦悔其言之不早矣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各有攸當也彼已之子既不遺餘力老師今豈猶有所諱而不盡言耶當是時仇我者固多好我者亦有只爲老師不自言從前拮据未著人耳目遂使仇我者有所

賴以肆其毒好我者無所憑以執其口此事之最易明者也昨見王道長相說一疏論閣臣分派票擬之非謂軍國大事宜專責首輔擔當已奉俞旨此物極必返之機然老師亦必預有安排不落齊東之手更令臺省中同心者協應之方得大旨指歸耳衷情憤懣語無倫次惟老師原亮

與朱戎政書

某等所催軍需概已就緒京營馬匹已承台臺面諭解銀更爲便宜關門一向遣官赴市口買馬每匹價

銀併盤費草料稅銀等項約費銀十七八兩今台臺協助馬匹數目三千五百匹照市口買馬則例約該銀六萬餘兩所費不多所需甚急權宜之柄台臺主之懇乞即賜題發以慰督師相公懸懸之望某等早得回關實爲恩便

與朱戎政書

某等前蒙台臺題給馬價即師台臺變通之意具文於督師相公請差官到京取銀運買以省一千四百里解銀往返勞費今已得請差官到某等處取銀懇

乞台臺即命經廳免給某等以便與差官運買緣係急需專望速發

與陳大司空書

某等奉督師相公命催軍需咨文已躬投台臺所稱三眼鎗鳥鎗概未蒙給即盔甲弓箭腰刀鉛鐵亦減於原咨數目某等連日入內府及外廠查簡見內府中弓箭可用者充棟即照督師相公咨數取盈猶未足損武庫之十一獨甲除方棄明甲一百副外餘俱近年外解殊爲粗惡不得不照台臺移咨之數領出

而外廠甲較此頗勝且鉛子儘勾三十萬止給十萬不能不總望台臺之補給也督師相公咨文原就得旨之數金錢軍器兩者皆需職等不敢以台臺原乏之金錢强索亦不敢不以廠庫原有之軍器求足也前與虞衡司計議知台臺目前不便盡給日後尚可再發某且感且服元老深心原非淺衷可測夫軍器此時原係急需督師咨文原非虛數即當事諸老先生亦無不於空匱之時用變通之術蓋就緩急權標本略騰那於後先遂兩濟於軍國台臺急公至誼二

祖十宗實式臨之不獨某等得藉手以報督師相公而已某等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與張玉田令書

貴治故鄉官孫君諱光祖與先祖庚辰同榜同爲晉中令孫君歿先祖經紀其事不佞以行役訪其家則其嫡孫育蘭來凋零之狀至不忍見窮苦之詞至不忍聞且訴且泣謂與其病父啓運僑居二屋地方派使巡夜蒙老父母批免以存先大夫體面也不佞對之同涕復與之同感又言恆產賣去而糧猶存者三

十畝蕭啓運痼疾而育蘭幼稚遭人愚弄今始知之而又貧弱不敢自鳴不佞許爲代鳴於老父母亦因感老父母批免巡夜盛心故敢以告其中情事以行急不能細詳惟乞老父母一賜神爲寒谷回春温也屈指事竣復經貴治百拜以謝

與方仁植書

弟自得交年翁芝蘭簿中添一勝友每於無言之際默相印可一切寒喧不到筆頭而茲有一言實駭觀聽幸弟在此向諸將爲年翁白心事亦幸弟在此代

諸將向年翁訴緣因也師相五防一敘部覆稍稽此處人心夜長夢多因問耗於吾司之書辦書辦遂數其空手來問之罪各派價錢如參將陞副將者五百副將陞總兵者三千卽前屯寧遠二總兵已經明旨批出而敕書全不見尋曰總待三千之價也其餘諸將各有則例其參遊之轉書辦猶云專以謝已至於總兵則明曰原有謝部之禮所稱三千者蓋堂上一千本司一千書辦一千也禮不足數斷不覆本是言也年翁得聞之乎弟日與諸將周旋因悉其苦苦於

辦東事猶可言也苦於辦部覆不可言也其言曰他
鎮安穩年年敘防年年陞官今某等在此無一日不
防歷五防而始得一敘猶要費千百金而始得一覆
諸將守法難向危邊戰士斂錢閣部開恩又被方司
書辦掣肘柰何弟慰之曰方印君清絕一塵剛成百
錬且係閣部門生斷無相左之理其稍遲遲必別有
故書辦所言者騙局也當爲汝白之當日對答如此
謹告何物奸書張此騙局可恨也其神己之權可恨
而又撰謝堂謝司之說以汚官長更可恨年翁何等

人物政以欲淸債帥不難撓官爭之而若輩以此爲
誣謹固封以悶然望年翁之善藏其用也此輩何足
深論第無隳其計而已弟此紙亦不假書手塗鴉自
愧歸咨禿穎一噱

答方仁植書

師相督師而年臺司樞君臣師友可謂湊泊弟以幕
僚袖手觀成然承手教卽以呈於師相固知年臺諄
諄於愼重而師相原極愼重者又知年臺切切於肅
淸而師相之加意肅淸復不自減也特地隔則情未

著心苦則跡難明年臺即師相高足弟子亦烏能於目未到之處遙爲射覆弟之椎魯又烏能以筆爲舌使師相微意闇然於年臺之肺腑計無所出只以打總法奉告曰年臺今日但自審其信得師相過否耳如信得過則兵之進止將之去留應聽師相自爲之所謂韓公必自有說也談詩者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詩固然兵爲甚兵而謂之用政謂別有變幻之妙運於尋常蹊徑之先人而謂之用政謂別有鼓舞之權行於尋常繩墨之外使執定法以

決進止執成案以議去留是尋常之事理非兵之理也即如關臺舉劾大略近之而如尹應聘陳九德則又令人惋惜尹之東伍極嚴其車營熟練爲諸軍冠特氣太悍性近忍即其行中亦有怨者至於陳九德之教湖兵則關上所亟藉也湖兵王光有胡伯灝相繼統之而日譟日逃猙獰莫制關人憂之視爲大毒廼相拔陳九德統之親放月糧分毫不尅復以恩義結其頭目而漸去其倡亂之渠魁衆遂心服聽其教練如線索在手跪拜如意向之大毒今爲最得力之

兵此其人可去乎年臺覆疏亦一問師相意否即不得不爲關臺亦略削其新加之銜使仍以副總兵管事無不可者

答方仁植書

師相初到關滿目皆逃將是時何敢訟言誅逃容用脫胎換骨法新漸集舊漸去使人繇而不知後先汰過逃將毛有倫王光有胡伯灝倪寵皆副總兵也參遊都司則秦希尹周士廉李槓高國楨尙志宏李爲瑚田應宿鄧茂林史光裕許子敬高從龍宋鴻儒諸

葛佐賈登科趙忠詰等未易悉數復有梁邦璧以刑部脫其罪赴關投用近又江朝棟以兵部咨赴關聽用皆相繼逐之師相何嘗不銳意肅清乎然師相又以憐才心用使過法視其可集事者即嘉與維新以收桑榆之效期於有裨國家事不欲執定汰逃一路以錮可用之才如趙莘敎曾之甲李承先徐璉祖大壽等皆用之而效者即李秉誠亦以初到關時戰守之具一無所恃以練火器為救急之著惟李秉誠熟其事因撫道公舉遂用之三月間教成火器手八千

八年臺試思急難時旣用其力獨不可稍寬其文法乎而師相於秉誠又未嘗不明數其罪未嘗不奪其服色縱操互用鼓舞多方非不知其爲逃將而混及於寬政也六要當局之運用卽旁觀者未易悉矧年臺在七百里外乎且師相旣身任天下事天下卽未能黙識師相作用之意最不宜旁撓師相鼓舞之權蓋必使邊人知師相之能爲諸將作主而後師相能使諸將爲疆埸效命年臺熟思之也師相政爲心事未徹於中外欲於入朝時一明之旣不可得弟意天

下事孰有大於此者年臺何妨親到關上一晤師相往還不過十數日大事便得明白矣何如

答方仁植書

前付報章只求剖明不無傷聽亦爲國家事對同心友不得不然而年臺之轉圜也則今人中古誼耳陳將軍旣藉年臺主持可竟其用矣前小啓經師相閱過而後發今得手敎卽以呈師相莞爾可知今而後邊將猶得展四體以報師相是廟社福也至進兵一事原未易言然進求克敵守求禦敵於以當敵均也

年來避敵有如避虎師相提掇鼓舞總以黙轉其避
敵之心日習當敵之技人可當敵則説進説守總是
一事而必欲緘口諱進字是使人黙黙習避字也三
軍之氣無言而自索矣事尚可爲哉況兵原無定形
那得預先執定一説師相三年於此作用難向人言
人有描畫者非據己所見而影爲猜則據人所傳而
聲爲吠卽愛我仇我主意不同其無當於情實則一
耳以年臺爲衣鉢正傳是可當面印可故前有奉邀
赴闕之説年臺且難於無故弟何執而回部耶卽使

師相不容於時不獲竟東方之事亦相率歸田耳回
部則何敢

答王倆司書

仰止清光情深寤寐過承存注誼重金蘭豈其於長者之賜而敢以他辭卻惟是弟從相國屬車與行間戰士分餐無事而食伐檀自詠凡我舊寅之分俸者概未敢領今於雅惠深用躊躕而卒難於破例恐以異同無辭於前後之諸君子也再拜附璧想蒙鑒諒

與葛同宇書

師相之服王堂翁知人善任也曰用萬於撫用葉於
密自是老手故於五防之敘必以爾兄爲惓惓藎公
論也弟每私相謂使寅翁而得一意爲師相佐下風
不以時値紛紜自晦其心事功烈可勝道哉師相至
今每對衆謂恨不獲竟萬之才萬亦應自恨未獲竟
其才於我寅翁在二千里外終當以師相爲知己也
讀故人書如見故人幸爾叨叨而非敢以貌言

答李萍槎書

回首涼庭冬復春矣凱旋未卜聚首何期然關外氣

象比涼庭所談日旺一日矣大約士氣奮揚爭求出
關經理河西觀變河東總師相提掇鼓舞之效使天
祚我明得竟其用三韓唾手歸版圖耳弟袖手素餐
既强顏以對戰士復循部俸轉官郎初隨師相原以
蹈危三年來憑藉洪庇未見危形更稱安地有蹈危
之名而享居安之實不三𥌓已及寬政矧序轉耶恭
喜年臺乃爲八十子之夫子公門桃李立見爲夾日
五龍足快也諷詠不朽之業併致師相前得收帖附
繳別諭一一領悉此君善士師相雅重之前被波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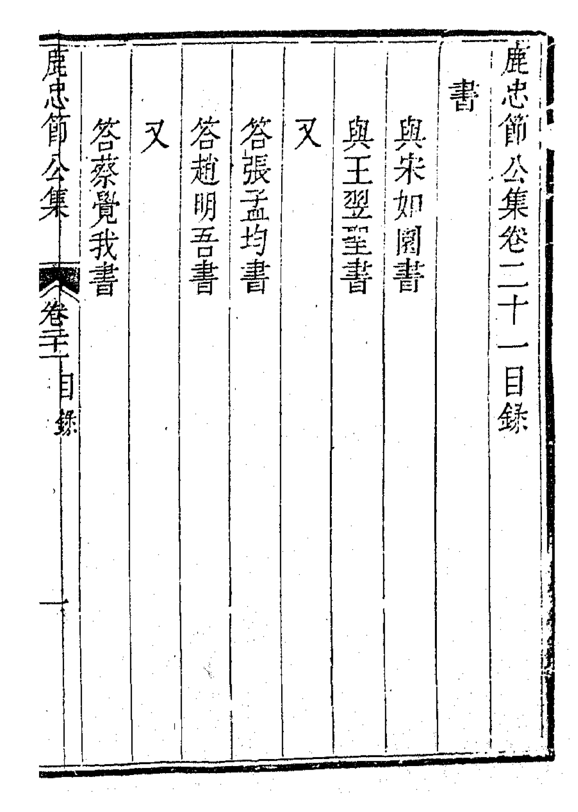
特爲淆混然專官原係特設他營反失初意弟於將

吏事從無敢與今承年臺之敎妄認則自欺直陳又

近諉其實則此君之可無過慮所得於旁觀者頗眞

年臺當轉使安心也弟生平作本色如是年臺豈以

爲不可信



鹿忠節公集卷二十一目錄

書

鹿忠節公集卷二十一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與宋如圃書

都門一别忽忽至今猶於侍相公之餘景觸情生憶從戎舊僚吾二人蹣跚風雨委蛇崎嶇之狀一一在目而其人已在數千里外輒為䰟搖大要患難相隨與尋常侶伴自别脈脈之思亮翁丈所同而王陽之馭猶馳徐庶之心已亂緊溜中少一益友天實為之雖然大事既襄辭劉者恐終未忘劉也金革之際壘

經以從即茅兄亦以忠作孝頭袁自如三奉明旨奪情矣撻伐之事政在今日翁丈能晏然乎純綿到手頓傲帕衆附謝弟仰眉公在千仞之上扇頭語殊感深意東事若平片帆千里想赤松子不我拒也

與王鑾聖書

十二車營盡已教成所相於八月廿八日升堂具禮拜營將而遣之次第盡出關外松錦右屯一帶各以屯種爲名兵法虛虛實實難以預洩頁工苦心固不止以愚敵人也明知中朝有不悅恢復之事者一面

出師一面告病不得已而陰陽之乃朝士覰破欲進之意即佯信其請告之詞而欲以騎劫代乎三年來千辛萬苦所辦垂成之緒廢於一旦此岳武穆之所以慟哭於金牌十二也於師相身上有何不可獨可爲宗社慟耳會議云云何惟老親丈詳以教我師相必不趨朝弟亦必不還部近日所備乾糧煤炒唾手爲渡河之用者今且爲歸田之用矣呵呵

與王塈聖書

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掛處二

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相公拔馬滿於稠人之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之內不以遺君父之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即不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至於馬帥七萬金認客魏之詼更屬可笑金至七萬不為少矣是必於軍中取之而軍中錢糧出入不經馬帥之手監軍與府廳各有銷算孫相公已總為奏報即後先求多於關門者搜索備至不聞馬帥以贓迹劾則此七萬金從何來耶且人情費錢原為做官馬帥費七萬認客

魏便當做官奈何於逆璫極盛時席未煖而去官耶
此事理之最易明者也一去二年無人提起金多者
固如是乎李疏語意從喩安性劉永基來蓋喩堅持
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孫相公恢復之議而劉其心
腹也裏勾外連大事以僨因以雛馬帥者雛孫相公
從前蹤迹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
薦喩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雛馬帥意亦在孫
相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之時有人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以一身塞萬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土

受賜及事略定而各恣事外之口横坐無影之贓爲
胥人快報復之私一倡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
負戟而長歎也然一偏之見一面之詞既不能使之
不起所以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以責後效全在
中樞之主持前日趙宰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
免則今日之事在老親丈必有善爲之解者非從馬
師起見亦非止從孫相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耳馬
帥在數千里外此時政未知弟亦非欲馬帥知即老
親丈如雪肝腸如雲意氣施恩於不報之地而古人

有云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則不可泯滅者亦自在耳叨叨不盡

答張孟均書

十年之別忽接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一句已說透情事督師公之不得行其志一年餘矣而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之故成其去弟相率歸田矣感年兄愛我憐我教我今幸不辱命矣所可恨者河東已有可復之機而我此番接濟來歸之難民橫爲同室之人苦相妒害舟師違期陷我哨將失此

機會因以遂其遂督師公之志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此忠臣義士負戟而長嘆也最奇者上下不問舟師遲期之故只歸罪於哨將之輕進根深蒂固一倡羣和尚有人心哉弟從此長往未知得再睹芝眉否落月屋梁之感固千里所同也臨筆菀結百不盡一

答趙明吾書

師相自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點簡書劍相率歸田耳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本

期從麾下渡河而東遂班銘揮筆之願事乃至此今雖從師相歸田夢魂猶日遶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捧讀手札寸腸欲裂䇹直爲遊子之悲抑豈爲離人之淚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去猶未去也前所借駿騎原擬東征跨之今附郭官繳上不佞自此髀肉復生矣臨筆涔涔不盡欲言

答趙明吾書

數年相與自謂都從公家起見台丈俯亮掃除世套因大英雄之信我遂自喜素行之可信拂袖歸來語親友以關外長城專恃台兄併敘三四年交情不減古人敝親友聞之心折談之色飛乃剝啄應門而故人之札頓起人疑開讀未完令人驚倒令人羞煞因內自訟素行未孚成色止此只此一著把從前相處都成市道台兄疑我乎試我乎原函不敢開即附璧併不敢留使者宿也台丈當另眼看不佞豈惟成不佞之相與一段公情併成台丈之相信千秋盛事也

凍筆草復不盡

答蔡覺我書

不肖里居困其所也翁臺而亦習里居耶病困里居而里居不盡關病淸江一曲晝紙敵針意長者坐對郎山相看不厭時也而又生逢堯舜爲樂可知會題楣間云山靜日長歪借明時成樂地水流雲在獨將逸調寫平居此不肖自描行徑而難以泛告他人爲翁臺里居時多故敢舉似以博噴飯至於札中所稱噴飯不肖欲另轉一解蓋此而噴飯將不勝其噴寧

復有下咽時請以墜驢易噴飯何如新天子神聖天下從此大定我輩當覓一善墜不傷之術倣華山道士佯作墜狀粧點太平可也悠悠世態願洗齒頰兒子每承過愛當圖磨厲以副雅望

與滿慄丹書

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台兄前守寧遠憑城以戰挫敵人累勝之威後救錦州身先士卒矢石相薄折敵人長驅之勢台兄之功在社稷其自高皇帝而下實式臨

之固不枉孫師相推轂一場而不佞亦得從交遊之末借光不淺即賞未酬功而此段功勞自在天地遏之而愈揚善妒者喙長三尺祇足爲大英雄洗發精神耳

答姚孟長書

離合之情無能鼓山陰棹存亡之感何堪聞山陽笛以仁兄知我之深而猶爲蓼洲事過執未完天語介介至此乎前者事在急中只得借貸而弟以身任原無契文朱公南還會自京强遺一契弟已即時火之

後有吳橋使寄朱公書來而按其轉寄之繇有來無往竟無繇附報章以布鄙衷致長者之介介弟之罪也煢煢孤寡既驚覆巢復苦立壁當是時而介介前說是江南人人節俠而河北無一人義士置弟姓名於蘭譜外也自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此情告於蓼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弟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愛弟者至矣躬逢眞堯舜乾坤再闢人相慰勞精神相對各天無異同堂重泉亦如復起歌誦聖德仁兄當益琳瑯而救時手段想仁兄中夜起坐技癢難禁

也有眞堯舜自有眞皐夔予日望之束髮聞張巽度
名未得從之遊兒麟乃有緣儻借鴻庇從賢豪長者
乘風雲之會提挈有人可免墮落無負仁兄期待爾
山中無代書人草此附復唯恕不莊

答朱完天書

別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有來無往不
佞無繇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巽度之手以布積悃
夫前爲蓼洲年兄貸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
遺來之券不佞已卽時火之周氏諸孤既驚覆巢復

苦立壁豈割饔飧以償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不得使效一毛於緩急之數哉仁兄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未暇爲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告於蓼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以此語爲報仁兄欲自爲信當容不佞使勉爲義不佞得自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悰萬縷未遑詳布先以緊關之情奉復計此紙得達而仁兄之淸恙已愈多時天相吉人自當勿藥

答魏子一書

令先公死忠復聞子敬死孝天不難以三綱專付一門而孝之義大奈何以子敬之才祇以從地下爲事令人酸心駭詫致嘆恨於無窮也雖然連尹二子各自量以行其所見子敬蓋自比于尚之義而激足下之必爲員也想年來足下目枕待旦之戈無一夢不鞭逆璫之背而今逢聖人出矣逆璫雖死猶碎其屍足下之遭逢遠過伍員而連尹九京之魂當拜主恩日來相知傳聖主憫念忠魂之語人人色飛而家君

與不佞則且喜且痛泣隨笑出不能自禁也憶於令
先公邸中會讀佳蓺知爲鳳毛及今每一回首既傷
神於聞笛復隱念於覆巢極目天南中心若擣乍接
手教雪淚而讀之爲慰不小國恩且至百雖珍重以
成而父之志

與張石林書

恭喜老年臺開府此地非爲老年臺喜爲此地喜更
爲此時之此地喜六十年不戰不爭之地忽發其難
於一朝非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烏足勝其任而愉快

主上神聖天地祖宗齊來呵護默爲啓牖誰令先於
此地預備斯人大難一發不需才於遠地應時措手
如兔起鶻落斯亦奇矣讀名對錄聖上雄姿英發掩
映二祖中興大業拭目可待老年臺所以酬主知者
錦囊秘策可略拈梗概以示故人乎薛同知一鶚同
里同筆硯且年家今幸且在老年臺宇下其材品已
經道眼無待曹邱獨念其偃蹇一官幾成雞肋乃忽
以此地變款市爲戰場得依大英雄以自面習軍旅
也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當是時薛君樂哉想老

年臺磨墨楯鼻或進薛而詠拔劍砍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材乎滿帥到日必當尊意其人沈雄椎魯大類絳侯高陽相公所不次拔之者素知撫事而以戰功闇然於遼未竟其用弟每嘆朴直懇到如滿帥而得驕悍名老年臺試思鼻有口腰無骨之將能辦戰事否夫以魏鄭公之颿而文皇偏見爲嫵媚年臺大手自能通此意於用將國家徼福不淺矣便羽附候未盡縷縷

與張石林書

年臺治兵勞苦而聖主不憂西顧弟與朝士總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古來聖賢豪傑精神橫亘宇宙有一不向勞苦中結成哉滿帥固東方所指爲驕悍者一遇年臺竟成平勃之驩此自年臺爲國起見初非曲徇於滿而滿自分一老革何以得此於撫軍公嗚感遂欲嘔心圖報且欲捐脰弟於滿之感恩而益信年臺之善將將也聖主安得更憂西顧朝士安得不優游委蛇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哉男兒生世身爲天子鎖鑰使舉世借以爲安樂亦足矣敢因鴻

便而颺言、

答張石林書

款段長安未敢於風塵中開眼傀儡中開口獨喜接故人書不四六不寒温直道肝膈無異以清冷漿醒頭目也雲中原是重地而況在此時天幸安排仁兄於此邇讀大疏痛切明剴原是近裏著己工夫而人以爲虛恢爭爲款局左袒彼八十五丈人原特受撫邊官銜其主款是衙門本色特朝廷起丈人於田間使督宣大則卽總督二字戰款俱在其中柰何單標

之曰撫邊戰守和三策操縱在我無不可用而款不可明以爲題以款爲題則一步動不得故西事之壞於以撫邊字入總督官銜中從來無此體無此理弟於田間見此報即對親友謂宰相須用讀書人撫邊軍門載在何典固不待近日議論之柄鑿而始知西事之可憂也既主於款仁兄在此何用即滿將軍亦何用然又不肯放仁兄則此懷亘苦耳

答張石林書

論邊計疏於邸報見而荒政畧纔讀於刻本極重仁

兄極疼仁兄又極服仁兄天下再得幾箇眞爲身家眞爲性命者布列於重鎭何款局之不可罷何聖武之不可揚也弟與徐老師比鄰而居每相過對談輒以仁兄事爲燥脾徐老師分考一番摸索得眞正英雄於最重地最急時爲國家撑天拄地是大得意事而同門如弟隱隱借光不禁其說項也特三復淚從腹中下一語不無同病之感弟四年於遼腹中飲淚多少仁兄曾於鄆筒中慰我則今日相憐自分比他人不同此亦可 共滿懷丹道也

與賀中泠書

國用不足聖主責成計部者至矣計部思所以副責成之旨當按財賦之所以出者大端何在而通爲之計使戸部考成之法與撫按之舉劾銓部之黜陟通爲一體而後州縣之拖欠漸銷軍國之經費漸裕夫人情所趨者權也天下之權外在撫按內在銓部而計部之權輕於飛羽且內之黜陟一憑外之舉劾則銓部原與撫按爲一體獨不一體戸部耳當戸部極輕之時固不能於銓部前與撫按爭權而值國家極

之之時又不能於聖主前使銓臣分罪爲司農者尚不特地立起拿定主意以自爲計者計國乎司農而不自爲計誰肯爲司農計不完糧者銓部旣徑爲陞獨完糧者撫按反明爲劾如陝西胡撫參隴州知州劉昌運爲其變法徵糧也隴糧從前止完三分劉知州遂完九分不賞其完糧而尤其變法是明以三分之完爲良法也處一官而阻急公者之心借欠糧者之口從此不完糧者不止秦吏矣朝廷再有何法以裕經費計部再有何策以副責成翁臺有心人也又

貴衙門事故敢商之

與范民部書

此事幸藉手年兄較若列眉寧直爲孫老先生洗發
且令爲國家任事者不終受不根之誣豈曰小補疏
末二語可稱寸鐵所稱得意處不須多一二語便破
的也

與袁自如書

恢復之議翁臺呼而高陽應恢復之事高陽鼓而翁
臺舞乃寧錦屯防而高陽罷寧錦戰勝而翁臺罷誰

實爲之誤乃公事幸聖人御宇專起臥龍中外臣民
慶底績之有期交相慰也復見大疏爲高陽剖白一
洗近歲之陰霾再見本來之面目凡在簪紳爭爲傳
誦翁臺豈阿高陽者哉翁臺之任即高陽之任則高
陽之案即翁臺之案高陽之誣謗明則翁臺之展布
易此可爲廟社慶者也

與袁自如書

高陽公爲八里鋪長城獲怨於王岵雲此自因翁臺
大議起不待言也岵雲修怨高陽而借馬茅爲題此

其心事路人所知亦不待言也兩人俱當對簿茅以中途患病未到馬則久繫囹圄屢經審問矣原參項款俱無蹤影而當事者必欲深入明知其無實迹只要強坐總之岵雲餘毒所螫朝士墮其雲霧未易驟解耳昨大司寇忽過敝寓問馬世龍事弟不能作違心語直頭直腦陳馬帥有功無罪之狀兼述岵雲報怨高陽借手茅馬之詳且謂再創河東奄有河西實高陽用翁臺之議而馬帥奉以周旋四年間無一事不從三人手中過今督師公見在軍中何不以馬帥

事問之而必據無影之參疏强求硬坐乎司寇云亦爲馬帥屢審欲定其罪又無實蹟已作字問督師公求他賞實爲來弟踊躍許之日如此則事蹟自有卷案功罪自可明白以前之功罪得明則以後之邊事可做非小關繫也司寇意似稍動而未知其字已徹覛否夫馬帥之事卽高陽事而高陽舊日之事卽翁臺今日之事且高陽與馬帥舊日所行之事又皆翁臺舊日所同功一體之事曩者高陽錢糧事舉國之誣謗得翁臺一疏而立明則今日馬帥事非借翁臺

片言誰爲雪其寃者司寇恕發請教之意此天不欲使馬帥終苦覆盆高陽復墮坑塹而使乞靈於補天之手然馬帥在遼四載豈能一一盡得人意則今日乘危下石難保無人持公道以全大體全在翁臺主張耳司寇字或未及茅而回札不妨帶雪數語此自關邊計非直交情也

與袁自如書

前書已發而馬使持翁臺回戸部㕘來展讀數過可勝感服適蔡兄在座細爲商推岵雲陷馬原所以陷

高陽則欲爲高陽只在雪馬馬帥初到問官儘欲深入因邇來長安公論漸明人情歸向高陽爭有東山起謝之思故於馬之獄漸寬而請教於翁臺蓋明知馬帥之事卽高陽事而翁臺前爲錢糧出疏以雪高陽事屬一體必相呼應政欲借翁臺之語以爲雪馬地耳翁臺大咨情理曲盡而有疑者柳河原係哨將接難民已經高陽奏過今云欲渡河斬級似宜再酌恐深文者借爲難端通瑺一段似可略寬蓋馬在罪中禁受不起翁臺之語尤禁受不起也咨中有此二

段馬便難脫高陽便不得乾淨弟與蔡兄愚見如此又聞蔡兄述翁臺千里相念之意故有所疑不敢不明質於翁臺亦所以報知己也唯台裁

與袁自如書

大否再至是滄淵救命符爲人須爲徹於寅翁見古誼然豈從一武弁起見哉國之大事在戎而卽戎之患莫大於局外掣肘腦後算帳冷盡豪傑任事之心今藉寅翁力爲疆埸効力人爭些地步有益廟社豈曰小補蔡兄無能其肝膽寅翁所重其淪落寅翁所

儕今有字往候併致高陽相公書蓋海內聲氣能有幾人臨風東望可任依依

與倪鴻寶書

不肖於田間讀大疏恨不即日見之乃抵都踰時而未獲一晤猶以爲造謁須值公出預約庶可相值方擬約期忽罹陰陽之患先苦感冒大汗而解隨苦紅痢一晝夜二十餘次困憊莫支今雖略愈自忖病弱萬不能據鞍比能據鞍台駕出春明矣是終無緣一睹芝眉也夫以台臺千載人不肖生同時又同居一

城之中竟遷延遲久自慮其罪閒想見之願豈不陋哉擬於薄暮雇小轎便衣造訪未知台臺與其進否

與沈彥威書

弟以同門爲編氓眞屬奇遇而半年來不敢輕通寸楮以涵清嚴非獨引分寧直避嫌實以老公祖一臨易水宇下二十城總無不平之事即懷愛助之心無可借題耳而居恆以未効一得於知己之前不無實山空回之恨今乃幸有可借以裨高深者得諸地方士民之口聞見極確關繫吏治最大急爲老公祖陳

之新安胡令士棟近未列薦不知何故上谷吏治固稱多賢據實而論如新安之徵糧平收粘重納姓名於壁仍令領回者有幾如新安之問理惟願和息不事牘鍰者有幾如新安之買辦一照市價不苦行戶者有幾如新安之供應上官不用富戶件件自辦者有幾如新安之簡束佐貳不生事嚴戢衙役不下鄉者有幾且徵收即平而合封不無微羨即以本地之物用之本地如戰馬之買解誰似新安於發價七兩之外官自補足而民不擾遼餉之米豆誰似新安絕

不僉派令殷實吏就天津買運而民不知如靜修祠之重修先以分貲爲倡如仇孝子之給絹帛米肉月以爲常孰非以新安財做新安事哉至於錢糧則清積年之飛灑於葦產則鋤豪猾之蠶食不無一家之怨實閭滿路之歡而迎春悉裁陋規船稅悉罷征權娼優不敢入境梼蒲俱已潛蹤又未易更僕數者若不論資格惟核治狀上谷二十城當以新安爲第一而近乃不得與薦此異事也以如是官而不得薦必有中傷之者蓋胡令即得千萬人之心而未必不失

一二人之心其千萬人之邠感雖出公道而未能操殿最之權其一二人之隱恨雖出私情而或能參異同之議此於吏治關係不小察吏安民係老公祖之事想於按臺復命必力爲推轂而此時新安令頗聞有去志新安民恐失其慈母郎弟密邇鄰壤熟聞輿論亦愕然若有失惴惴然恐事之再誤也故據以入告聊自付於高深之一助而更爲風勸有司勿以愛民爲覆轍相率爲剝民之事蓋共以剝膚之災求救於菩提心霹靂手非徒爲邑令抱不平也

與梁大刖書

不肖於世事百不知好獨聞海內賢豪則心傾神往恨不置身於其側即賢豪未必我知而無言之地日相周旋曩從劉龍州昌運聞眞正英雄之槪近有王中翰鍾龐來自戍所劇談塞下威名令人色飛而拂衣於逆祠上梁之日尤仰雲霄之一羽銀筆旣述不禁說項介其傍者不知其爲神交且疑爲素交也頃蔡兄無能自言得交於翁臺且言翁臺屈指論才偶及不肖孔北海固知世間有劉備耶一笑蔡兄再往

遂不能自抑其親近英雄之想徑通姓名願備藥籠之一味督師事宜三冊即以侑緘翁臺當事檢關此冊亦此地當收之文獻也我輩意氣相期有事直以相告蓋高陽公再闢河西氣吞河東中遭奸阻大用未竟而王岵雲修隙藉參馬茅以陷高陽此其心事路人所知也茅病中途馬當對簿適來長安公論漸明大司寇始知馬罪之不可强坐又知罪馬之即以罪高陽而欲借袁督師之語以爲雪馬地因借雪馬以爲高陽地則回咨只就其所問而開解之此案便

結所至甚大然馬帥當事四年任怨不淺今在袁督
師之傍者能保無修小嫌昧大體之人乎一有雜言
且亂人意袁督師固命世豪傑而左右其閒使勿惑
異說以全大體惟翁臺是賴筆所不悉蔡兄有口翁
臺天下有心人亦不待其詞之畢矣

與董遂初書

敝鄉何幸得藉繡斧爲甘霖弟何幸得稱年臺爲公
祖聞命後兩及門俱値公出嗣圖積誠而賤足劇痛
不能履地憑童爲几倚筇爲足將一月矣昨聞新邑

令謁老公祖領鈞語爲地方籌米豆事頓令病骨欲蘇此一事關繫戠民性命老公祖一念及此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弟即以病不獲面談願以芹議備採擇然非自恃朴腸素徹於道眼亦不敢深談至此